

一部知识女性的红色传奇

一曲秘密使命的慷慨悲歌

一次跨越海峡的生死追寻



镇海的女儿

朱枫传

冯亦同 著



上海远东出版社



镇海的女儿

朱枫传

冯亦同 著



上海遠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镇海的女儿：朱枫传/冯亦同著.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7

ISBN 978 - 7 - 80706 - 344 - 5

I. 镇... II. 冯... III. 朱枫—传记
IV. K825.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25396 号

责任编辑：伍启润

装帧设计：王 峥

版式设计：李如琬

镇海的女儿 朱枫传

著者：冯亦同

出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远东出版社

地址：中国上海市仙霞路 357 号

邮编：200336

网址：www.ydbook.com

发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上海远东出版社

制版：南京前锦排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刷：上海市印刷二厂有限公司

装订：上海张行装订厂

版次：2007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16

字数：233 千字

印张：18 插页 /1

印数：1—6000

ISBN 978 - 7 - 80706 - 344 - 5/K · 63

定价：35.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62347733）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零售、邮购电话：021 - 62347733 - 555



朱枫烈士遗像(1905—1950)

她是上个世纪 50 年代初曾轰动海外的“吴石、朱谌之中共间谍案”的女主角,1950 年 6 月 10 日英勇牺牲于台湾。1951 年 7 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向她的家属颁发了烈士光荣证书,但由于历史的特殊原因,对她的公开纪念活动,几乎迟到了半个世纪——1990 年 6 月烈士牺牲 40 周年时,有关方面在北京召开了纪念座谈会并编印纪念文集;1995 年 3 月,在她的家乡镇海以烈士名字命名的“朱枫烈士纪念楼”落成;2005 年 10 月,朱枫烈士百年诞辰纪念活动在宁波镇海区隆重举行。

引 子

渐行渐远的历史，有时会因为某种机缘的作用，将它曾被人长期遗忘或故意掩盖的真实细节，如惊鸿一瞥似地“显影”于岁月的深潭——给同样偶然路过的后来者，以眼球的撞击和心灵的震颤，继而掀起情感、思索与行动的波澜……

对我来说，阅读2000年12月山东画报社出版的《老照片》丛书第十六辑上署名秦风的文章《战争后的战争》，就是这样的“机缘”。因为，那篇文章是我见到的第一份来自海峡彼岸有关1950年代中共地下党人被国民党当局残酷镇压的文图资讯；尽管它报道的是50年前发生在宝岛的政治事件，事件中的主角多已不在人间，但作为关心这段历史、渴望了解事件经过和人物命运的一名文学工作者，我还是为它所披露的事实深深吸引和感动了。

1950年6月10日下午4时，台北马场町刑场上响起的枪声中，倒下了四名政治犯的身躯。他们是同一案件中的四名受难者：原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将、原国民党“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中将、原国民党“东南长官公署总务处交际科长”聂曦；四人中唯一的女性叫朱谌之，中共华东局派往台湾同吴石和中共台湾省工委联络的情报人员。秦风先生的文章在叙述上世纪50年代国民党为巩固其在台湾的统治而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和异己分子、施行“白色恐怖血腥镇压”的诸多史实中，特别交

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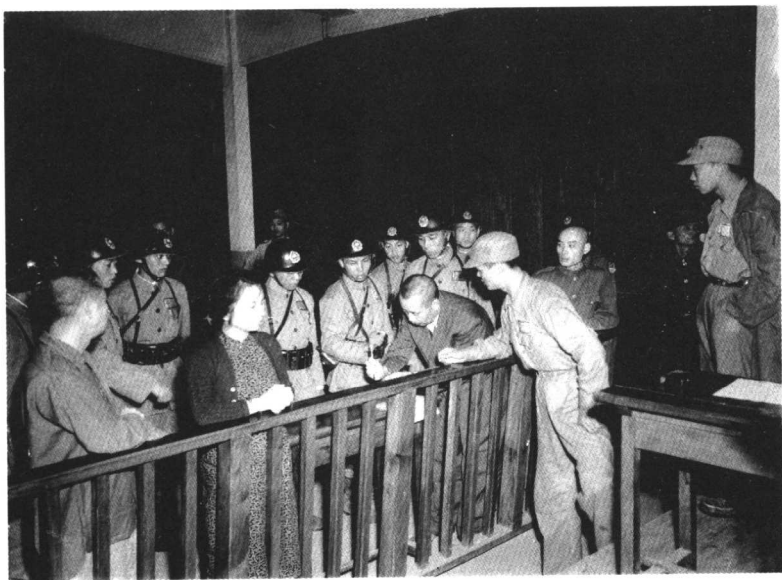
代了这桩当年曾轰动一时的“吴石、朱谌之中共间谍案”的来龙去脉，还引用了“原来在国防部保密局负责抓人的谷正文少将”于上个世纪90年代向社会公开的“绝密资料”——《国防部历年侦破匪叛乱案汇编》。主办“吴石案”的“保密局”在“对本案之综合检讨”项下，有这样一段关于中共女特派员朱谌之的议论：

朱匪于被捕夜间吞金企图自杀，证明其对应付事变，早作准备；匪干（指朱谌之）此种维护重要工作、不惜牺牲个人生命之纪律与精神，诚有可取法之处……

以捕杀共产党人为己任的国民党“保密局”，在完成了杀人任务之后，竟对他们视为死敌的对手“不惜牺牲个人生命之纪律与精神”表示钦佩，而且将此种“纪律与精神，诚有可取法之处”写进了“内部工作总结”，用以指导今后的“斗争”和对部属的“训导”，可见这位临危不惧、慷慨就义的女共产党人在生死关头的英勇表现，让杀害她的刽子手们也不得不为之叹服。

《老照片》在发表秦风文章的同时，还刊登了两幅与上述案件有关的历史图片，其中之一是“1950年6月10日，聂曦被押下刑车”的特写镜头，另一幅是同一时间“吴石案”中四位“主犯”吴石、朱谌之、陈宝仓、聂曦在法庭栏杆前和军警包围下，聆听死刑判决时摄下的。这后一幅照片，特别引起我的注意，因为我第一次如此清晰地“目击”了早已消逝的历史画面，第一次看到了身陷囹圄的朱谌之烈士留在人世间的最后形影——

这是一位端庄、颀长、纤柔的江南女子，穿一件碎花双绉旗袍，外罩深色毛衣，眉目清秀的面庞上，刚刚梳理过的短发有几缕散落在耳际。此时此刻的她，已然经历了深入虎穴刺探军情的极度艰险，也捱过了落入虎口以死相拼的巨大危难；在保密局“黑狱”（借李敖著《白色恐怖述奇》之《蒋介石黑狱亲历记》中的用语）关押审讯的四个月中，更经受了常人难以想像的种种考验，早将生死置之度外，正面临



1950年6月10日，朱枫(前左二)、陈宝仓(左一)、吴石(低头执笔者)等在国民党的军事法庭上

着不共戴天的敌人的最后判决。

但见她，两拳相握，迎面挺身，紧靠在四周漆黑、阴森可怖的国民党军事法庭的围栏前，神情自若，态度从容，目光镇定地注视着前方，与身后站满了头戴钢盔、全副武装、杀气腾腾的军警队列形成了鲜明又极不和谐的对照……

恐怕当年拍照片的人也不会想到，他摄下的这个瞬间，如此真切地吻合了“保密局综合检讨”中的那段耐人寻味的文字，为这位临刑前的女共产党员“不惜牺牲个人生命之纪律与精神”，做了一份形象化的佐证。

我知道朱谌之烈士的名字，是在1990年代中期，我从南京出版的《世纪风采》杂志上读到她的感人事迹。出身于浙江镇海一个富商家庭、毕业于20年代名校宁波女师的这位知识女性和寡居少妇，是在抗日救亡运动中走上革命道路的。以“入股”新知书店、援助李友邦创建台湾抗日义勇队、少年团为起点，爱国热情的迸发、对自由和理想的追求以及艰苦环境中的锻炼，使她逐步成长为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文化、经济和秘密工作战线上的忠诚战士与优秀党员。1949年11月25日，朱谌之奉命自香港赴台从事情报联络工作，1950年2月18日，在出色地完成任务之后，离台返回大陆途中不幸被捕，最后喋血台北刑场。她牺牲的时候，还不到45周岁，短促而又烙满时代印痕的一生行状，至今鲜为人知，因为秘密工作的需要和海峡两岸的长期阻隔，有关她的一切始终“尘封”在岁月的档案里，只有零散的片断浮现在知情者的记忆和亲友们的思念中……

不久，我有幸结识了烈士之子朱明，后来又认识了烈士的女儿朱晓枫，原来他们都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从他们那里，我不仅得到了许多有关朱谌之烈士生平的宝贵资料 and 重要线索，更强烈地感受到了烈士遗属纪念、追思先人的深挚情怀和期盼能有一部传记作品真实记录烈士事迹的愿望。然而身为写作人的我，迟迟没有能接受这份沉甸甸的嘱托，光阴飞逝中不少熟悉朱谌之、同她共过事的故交和亲友又在悄悄地离去。因此当新千年伊始，《老照片》上独家发表的秦风文章和据称是原国民党相关部门的存档照片映入我眼帘时，蛰伏在我脑海深处的写作冲动，被来自海峡对岸的这一线“鸿影”牵引着、牵引着，按捺不住地喷发出来……

——不能让时光之流带走这位名叫朱谌之的中帼英雄的云水襟怀与松柏品格，不能让她走过的那条曲折艰辛、追求进步和光明、又充满了真情与挚爱的人生之路，永远地沉默和湮没在“忘川”之中！

——她是怎样从一个富贵人家的千金小姐和深闺少妇，“毁家纾难”，投身于时代的烽火的？又是怎样在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之秋，接受中国共产党人的教育与引导，成长为一名忠心赤胆、百折不挠的革命战士，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祖国统一大业，义无反顾地贡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何谓“真实的爱”？何谓“伟大的感情”？1949年10月25日，身在香港，长期同家人天各一方、切盼北上骨肉团聚的朱谌之，经历了激烈的思想斗争以后，决定接受党组织交代的重要任务准备离

港赴台，在寄赠给爱人朱晓光的一张照片背面，题词留念，临别抒怀：

她已深深体验着：

“真实的爱”与

“伟大的感情”，

从此，

将永远快乐而健康！

给

梅 留念

一九四九.十.廿五

同样是一张 50 多年前的老照片，一直由她称为“梅郎”的爱人朱晓光所珍藏。照片上的朱谌之身穿浅色短袖旗袍，面颊丰腴，眼含笑意，安详地坐在一张铺着方格台布的茶几旁——留影的这一瞬，距离她被捕牺牲、血染台北刑场的日子，只有七八个月时间，影中人写在照片背面上的那几行娟秀又挺劲的钢笔字迹，却成了生离死别的最后遗言、天人相隔的伤心见证！

我没有能见到烈士遗物的收藏者、已故离休干部朱晓光老人，却在他位于北京朝阳门附近的故居客厅里，从其后代手中接过了夹在旧相册里的这张老照片。照片背面那一行行饱含着珍贵信息和深刻内涵的情感表白，经过了半个世纪的时光淘洗和人间的沧桑巨变，依然醒目清晰，甚至更加鲜明、生动了！真像是从遥远年代里跋山涉水

005



她已深深体验着：
“真实的爱”与
“伟大的感情”，
从此，
将永远快乐而
健康！
给
梅 留念！
一九四九.十.廿五

1949年11月朱枫离港赴台前所摄照片和题赠爱人朱晓光的诗句



而来、摘取自南国风雨中的一枚永不褪色的红叶，在它那如火、如血、如花、如诗的缕缕叶脉间，依然镌刻着峥嵘岁月里的人生故事，交织着烽火征途上的牵挂和思念，诉说着风云儿女的艰辛与悲欢，直到映照伊人捧着一颗丹心含笑远去，投入海天怀抱，将满腔忠贞的热血倾注进了时空的汪洋和喷薄的晨曦……

她的毕生追求，她的超越了庸常儿女情态的公而忘私和舍身取义，都可以视作是她对自己临危受命时这段肺腑之言的诠释与注解——她留在人世间的，不就是一份以平凡的日月和非凡的勇气，升华与印证这种“真实的爱”和“伟大的感情”的红色答卷？她以鲜血和生命写下的，不就是一位深明大义、不让须眉的东方女性，在大时代的熔炉里赴汤蹈火、百炼成钢的人间传奇！

追寻她的足迹，记录她的生平，传扬她的精神，是一项困难而有意义的工作。随着能够回忆和谈论烈士事迹的知情者越来越少，这项工作更迫在眉睫了。

于是，经过了许许多多的曲折和努力，便有了这部打开在读者面前的以朱枫（朱谌之）为主人公的长篇传记。

引 子

第一章 憩园翠竹

不平静 的月湖	1
梓荫山下	7
“五卅”学潮中	16
师从沙孟海	22
远嫁沈阳	31
孤雁难飞	36
大时代的召唤	41

第二章 八千里路云和月

“新知”在武汉	52
流亡路上	59
李友邦与“台少团”	66
中村书店	75
三克拉钻戒	82
“周爱梅”探监	89
播种桂林	95
“护法韦驮”	103
雾重庆的星光	109

第三章 沪上春秋

“被汽车撞伤的”	116
景华新村 22 号	122
风云际会	131
舐犊情深	139

第四章 枫红香江

特殊的战场	149
家书抵万金	155
接受任务	164
出发	171

第五章 巾幗岂无翻海鲸

外婆来到阿菊家	179
在吴石将军府上	184
“老郑”被捕	192
飞离虎穴又入狼窝	200
生死之间	207
就义马场町	217

第六章 魂兮归来

哀思绵绵	224
共和国没有忘记	229
跨越海峡的追寻	235
英灵含笑	242

附录一 寻找与回声	251
其实我们懂得彼此的心(秦风)	252
附录二 朱枫烈士年表	264
附录三 主要参考书(篇)目	270
后记	272

第一章

憩园翠竹

不平静的小湖

“逸仙！陈逸仙！你躲在这里用功啊……人家到处找你！”

坐在师竹楼前一棵沙朴树下读书的女孩子，听到有人叫自己，连忙合上手中的《饮冰室文集》，抬起头。

女孩大约十七八岁，一张可爱的瓜子脸，鼻梁上架一副上个世纪20年代很流行的细边圆框眼镜，薄薄的镜片挡不住她那双大眼睛里流露出来的纯真和热情，望着匆匆跑来的同伴，有些惊讶地问道：

“朱贻荫！找我有事吗？”

名叫朱贻荫的女生，个子高高的，人很清瘦。一向文静的她，此刻却显得有点慌张，气喘吁吁地走到读书女孩的身旁，一把夺过那本梁启超先生的名著，一面提



高了嗓门：

“事可大呢，北佬兵要打到宁波来，学堂决定提前放假，我侬念不成书啦！”

.....

这是民国十三年(公元 1924 年)初夏的一个午后。太阳热辣辣地照在宁波城西南的月湖竹洲上，波光粼粼，水气蒸腾，从湖面吹来的风毫无凉意，慵懒地拨弄着露出墙头的丛丛竹梢。逶迤的院墙内，便是浙东名校、人称“竹洲女师”的宁波女子师范学堂。正当午休时



历尽沧桑的沙朴树，至今还在竹洲上的校园内(今为宁波二中)

分,若在平时,校园内除了树上的鸟鸣与蝉噪,难得有一丝响动,此刻却人声吵嚷,全然失去了往常的宁静。

师竹楼的台阶上,图书馆的走廊边,从后操场到校门口,聚满了各个年级的学生。剪着清一色女学生头的半大不小的姑娘们,指指点点、叽叽喳喳地议论着;黑裙子和蓝布衫的情影,层层叠叠,将校门口的布告栏围得水泄不通。

原来,这些天,关于“江浙战争即将爆发”,“齐燮元要联合孙传芳,攻打卢永祥”,“北佬兵”如何不守军纪、奸淫妇女、掳掠财物的各种传言,已经闹得宁波城里人心惶惶,沪、宁、杭各地的报纸上火药味



学生时代的朱贻荫
(朱枫原名)



也越来越浓……所有这些本应与“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莘莘学子们无关，只是在悄悄传播的坏消息，似乎都因为眼前的一则公告得到了“证实”，并且在这个四面环水的“女儿国”里掀起了轩然大波——素以“治校谨严”闻名宁波学界的女师校长施竹晨，因时局动荡，迫于社会与家长的压力，作出了“为保护全体女生的安全、免受兵祸滋扰，本学堂提前放假，明日起全体同学离校”的决定。

署有施校长大名的学堂公告，便张贴在校门口的布告栏里。

“贻荫姐，你说，这些害人的军阀，为什么总是打来打去，老百姓哪一天才能过上安稳日子呢？”

一向关心时事的陈逸仙，同比她大两岁的朱贻荫一起从看布告的人群里挤出来，按捺不住心头的激动，边走边问身旁的好友。

“我哪里知道啊，”了解陈逸仙喜好读书看报的朱贻荫，将那本《饮冰室文集》又交还到她手里，好像那就是“答案”似的，“你问梁启超这位维新派大儒吧？”

陈逸仙接过书本，眼镜后面闪动的目光却游移起来，仿佛自言自语，又像在回答朱贻荫刚才说的话：

“我爱读梁先生的文章，喜欢他的爱国热忱、救世情怀和汪洋恣肆的文笔，但最近越来越感到，他那套温和的改良药方解决不了眼下中国的问题，中国社会病得太重了！”

朱贻荫望着这位年龄比自己小，思考社会政治问题却比自己要深得多的同班同学，不知说什么才好，脑子里却由“陈逸仙”这三个字，想到了另外一个响当当的名字——推翻了满清皇帝、建立了中华民国的孙中山，不也叫“孙逸仙”吗？一个平时从未想过的怪念头，几乎同时闪过她的脑际：

“好个‘陈逸仙’！你可是个天生的革命党啊——”

不过，朱贻荫没有把这话说出口，也许这位从小县城里走出来的、没有见过多少世面的富家女，觉得开这样的玩笑有失温柔贤淑的体统吧？